

作為愉悅建構的「BL 妄想」——以台灣腐女在「執事喫茶」的實踐為例

論文大綱：

所謂的男男漫畫 BL(Boy's love)從日本引入，成為台灣次文化重要的一部分。過去國內的 BL 相關研究傾向將 BL 視為一種挑戰既有性別秩序的酷兒式閱讀與情慾實踐；然而本文則聚焦於 BL 文化中最重要元素「妄想」，藉由分析妄想的架構，以探討腐女(BL 愛好者)如何透過 BL 妄想，來實踐一種有別於來自實際身體接觸的愉悅建構方式。

本文以「執事喫茶」中男性服務員扮演執事進行服務的過程作參與觀察，並訪談腐女消費者的妄想實例，分析 BL 妄想的架構，得出以下結論：主體站在與妄想對象保持距離的立場，將男男關係想像成理想的純愛關係。這樣的距離使主體得以自由的對妄想對象的關係做解讀，並超越自己與男角之間的模擬戀愛關係，去進行更抽象的對理想戀愛關係的共鳴。而腐女就是透過對男男關係裡展現的理想純愛產生共鳴，以及同好之間互相交換共鳴的心得，來創造更多愉悅。在「執事喫茶」中，可以清楚地看見距離是如何透過執事的演繹，以及腐女消費者的解讀被製造出來。

而將在「執事喫茶」中觀察到的 BL 妄想進一步放在台灣的哈日脈絡下，可發現隱含其中的「日本」象徵元素將日常生活的脈絡隔絕開來，使妄想得以更加擴張，再次顯示了以距離為基礎的愉悅建構，是 BL 妄想之於情慾實踐最重要的創新性。

作者姓名：張瑋容

服務單位：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性別學際研究專攻

職稱：博士班一年級學生

1. 研究目的

在日本過去的殖民地當中，一般來說，台灣被認為是親日傾向特別強烈的。1990年中葉，深受年輕族群喜愛的日本連續劇、流行音樂、漫畫、動畫等次文化產業，被大量引進台灣，這些日本次文化的文本或商品被大量消費，並廣泛的融入台灣社會，進而形成台灣社會的一部分。在這當中，令筆者特別感興趣的，是作為少女漫畫的次領域而發展起來的「BL」。BL 是日本人自創的和製英語 BOYS-LOVE 的簡稱，廣義來講，指的是描寫男男愛戀的漫畫或小說等作品，而喜愛 BL 的女性，則將自己戲稱為「腐女」。在這類作品當中所描繪的男男關係，是指由兩名（通常擁有相對或互補屬性的）男性角色所組成的「攻×受」配對(coupling／カップリング)，但這樣的男男配對並不同於男同志，而是僅存在於想像中的「（擬似）男同性戀」關係（榊原，1998；東園，2010）。在這個前提之下，筆者將聚焦於在這個領域當中佔據核心位置的「BL 妄想」，試圖將之置於台灣社會脈絡當中，從「BL 妄想」去探討情慾的意義。

在本文中筆者將嘗試分析的「妄想」，並非精神分析或精神醫學領域中所指稱的心理異常或疾病，而是從動漫畫的領域發展而來的特殊概念，指的是主體以動漫作品的「原作」為基礎，對原作中的人物關係、故事發展等進行自我解讀，並以自我滿足為目的，在腦海中進行想像與創作，且將之無限生產下去的行為¹。尤其是「BL 妄想」，更是以與情慾密不可分型態，被不斷的生產、消費著。筆者將腐女們依各種不同的情況或對象而不斷建構妄想、並從中獲得滿足感的動態過程稱之為「妄想實踐」，筆者認為，透過對於這樣的動態過程進行考察，可以從 BL 這個次文化中看出新型態的情慾建構方式。因此，為了清楚檢視妄想建構的過程，筆者將聚焦於腐女在「執事喫茶²」——實現歐洲貴族宅邸中，執事對大小姐無微不至的服務與奉獻的想像圖，以做為賣點的咖啡廳——當中所進行的妄想實踐，以便明確地分析所謂「BL 妄想」的動態過程。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兩種質性研究方法。首先，筆者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8 月之間，筆者挑選日本的「執事喫茶」一間（共進行 5 次），以及台灣的「執事喫茶」兩間（々店共進行 4 次，々店共進行 2 次），進行參與觀察³。除了參與觀察之外，並對台灣的「執事喫茶」々店的其中一名執事服務人員進行訪談，以深入了解「執事喫茶」實際運作的面貌。而選擇日本和台灣的「執事喫茶」作為參與觀察的對象的理由，是因為台灣的「執事喫茶」深受日本影響，因此透過對兩國的「執事喫茶」進行觀察，可看出兩者的差異如何影響台灣腐女的「BL 妄想」的實踐。

¹ 例如東園子（2010）「妄想的共同体——〈やおい〉コミュニティにおける恋愛コードの機能」一文中，她將所謂把原作中的男性角色進行配對，並以此為主題而自創的二次創作「やおい(Yaoi)」之愛好者群體，稱為「妄想的共同體（妄想的共同体）」。

² 「執事喫茶」於 2006 年在日本誕生，日本第一家「執事喫茶」的成立，是由顧問公司（コンサルティング会社）企劃，在網路上架設部落格，募集對喜愛動漫的女性們對「執事」的想像與意見，最後由大型書店出資，終於在東池袋一帶被稱為「宅女（オタク女）聖地」的「乙女之路（乙女ロード）」開設（杉浦，2006）。

³ 台灣兩間「執事喫茶」均位於台北，主要田野場域為々店，但該店已在 2012 年 3 月歇業。

此外，爲了闡明台灣腐女在「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筆者找了 15 名實際去過「執事喫茶」的台灣腐女⁴進行訪談，以深入了解她們接觸 BL 的經驗，以及在「執事喫茶」的體驗。(受訪者的基本資料，請參照附錄。)透過這些訪談，可以看出腐女如何將從接觸 BL 作品的經驗中習得的「BL 妄想」架構，實際運用在「執事喫茶」的體驗上，並從中分析「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

3. 來自日本、在台發展的 BL 文化

在台灣，1962 年起實施的一連串針對漫畫內容進行檢閱的「漫畫審查制度⁵」的影響，使台灣的漫畫市場急速萎縮。然而，於 1973 年起實施的日本文化商品的輸入與日語使用的禁止令，於 1975 年開始鬆綁，因此出版商透過將日本漫畫裡的角色日本名改成台灣風格的姓名，或是把裸露的部分作塗改或修正等非正規的方式，試圖讓日本漫畫通過審查，進而填補台灣漫畫市場的銳減狀態(李衣雲，2002；葉原榮，2010)。面臨這樣的狀況，台灣本土漫畫家深感不滿，他們認爲日本漫畫充斥著猥褻與暴力，認爲那是應當被掃蕩的不良漫畫，因此數位台灣漫畫家，於 1982 年到 1987 年間，發動數次的「漫畫清潔運動⁶」，其結果導致台灣漫畫家對國立編譯館提出送審的漫畫產量激減。

1988 年「漫畫審查制度」廢止後，日本漫畫則透過台灣出版商被正式引進台灣，直到今日，台灣的漫畫市場，依舊以日本漫畫爲大宗。而 BL 也在這段過程當中被引進台灣，並且逐漸普及。從這個過程可看出，在台灣，BL 作爲來自日本的文化商品，從無到有的這段過程，可以說是一段「輸入史」；而這樣的狀況，與 BL 在日本的「發展史」，有著迥然迥異的面貌。

在日本，BL 是從 70 年代的少女漫畫革命中發展出來的次領域，被稱爲「花之 24 年組⁷」的漫畫家們，懷著對於少女漫畫的內容逐漸陳腐老套的趨勢的不滿，因而開始創作所謂的「少年愛」漫畫。這些漫畫家筆下所畫的人物，是以

⁴ 這 15 名受訪者中的受訪者 C 其實並非腐女，而是純乙女向的動漫愛好者。但由於她的經驗亦具有參考價值，因此仍列入受訪名單中，文中亦有引用她的訪談內容。此外，除了這 15 名女性受訪者之外，筆者亦訪談到一位腐男（受訪者 J）。雖然本研究主要設定的研究對象爲腐女，但有關腐男的經驗與情慾面向，也可拿來與腐女相互對照。詳情請見文中的分析。

⁵ 以「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爲首，包括「國立編譯館連環圖畫編印及送審注意事項」、「國立編譯館連環圖畫審查標準」、「國立編譯館審查連環圖畫補充注意事項」、「審定執照發給辦法」、「國立編譯館連環圖畫送審程序」、「編印及審察連環圖畫參考資料」等一連串的法律相繼通過。這些法律針對漫畫的內容、構圖、台詞、創作理念等，都有非常嚴格的審查標準，因此這一連串的法律，被稱爲「漫畫審查制度」（周文鵬，2007）。

⁶ 「漫畫清潔運動」是台灣漫畫家牛哥（本名李費蒙，1925~1997）爲了抗議「漫畫審查制度」而發起的社會運動。當時的「漫畫審查制度」之下，台灣本土漫畫家的作品接受異常嚴格的審查，但反觀日本漫畫卻因爲透過修改而輕鬆通過審查，使台灣的漫畫市場被大量日本漫畫給占領。針對此一現象，牛哥大力撻伐日本漫畫，並且以自己的力量擔起培養台灣本土漫畫家的任務，同時持續跟審查官司纏鬥了四年。其結果，牛哥於 1985 難獲得勝訴，旗下弟子朱德庸、敖幼祥、鄭問等新生代漫畫家的作品，也逐漸獲得肯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5%93%A5> 2011/11/24 閱覽）

⁷ 在日本，少女漫畫雖然於 1970 年代開始大放異彩，但也難免出現千篇一律的傾向。爲了打破這樣的局面，竹宮惠子（1950-）、萩尾望都（1947-）、大島弓子（1947-）等少女漫畫家，一起繪製「少年愛」的題材，發動了少女漫畫的「革命」。由於她們都是昭和 24 年前後出生的，因此被稱爲「花之 24 年組」（石田，2008）。

女性的理想型所創造出來的、有著纖細身體的異國美少年；而這些異國美少年之間的同性愛戀情，則表現了高度官能、情色的女性幻想世界(米澤，1980)。首先要瞭解的是，異國背景的設定之於少女漫畫的革命性意義。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日本，是一個對外國高度憧憬的社會，然而憧憬的對象大多是美國，對日本來說，歐洲並不是日本人所熟悉的文化，因此某種程度來講，歐洲可以說是如同「未知的世界」一般的存在。再者，歐洲博大精深的歷史，也是其與美國與眾不同的魅力之一。因此，基於這樣對歐洲的憧憬，少女漫畫家們紛紛開始建構歐風的世界觀，並且描繪精緻逼真的歐風美學。然而，在這裡必須強調的是，所謂少女漫畫中所呈現的歐洲世界，其實並不能說是真實的歐洲社會的再現，而是透過憧憬、實際體驗、想像力等相互作用之下，透過少女漫畫的表現方式，所生產的幻想美學。

基於對歐洲的憧憬而建構的幻想美學，也與 70 年代少女漫畫的另一個革命性的現象——「耽美」息息相關。在「少年愛」的作品當中，有著許多對於男性肉體與男男性愛場面的大膽而細膩的描繪。但其實類似「少年愛」這種描繪男男性慾關係的作品，從以前就一直存在著。稻垣足穗（1900-1977）於 1968 年出版的《少年愛美學》（少年愛の美学），獲得第一屆日本文學大賞，自此，「少年愛」這個創作範疇終於獲得矚目。而受到稻垣足穗影響的 70 年代少女漫畫家們，便開始繪製以歐風男體為中心的少年愛漫畫。但事實上，歐洲男體也並非一個全新的主題。根據石田美紀(2008)的研究指出，歐洲男體作為客體被描繪的風潮，其根源必須追溯到三島由紀夫的時代。三島由紀夫於 1952 年 3 月到 5 月之間，在歐洲展開周遊各國的自我探索之旅。在那段期間，他接觸到許多藝術作品，被當中所呈現的歐洲男性肉體那種健壯精實的美感所深深吸引，因此回到日本之後，根據那段經歷，他也在自己的攝影或電影作品當中，試圖追求那樣的肉體美學，使這樣的美學進而形成一股風潮。

例如，被譽為 60 年代的反威權地下運動（アンダーグラウンド文化）集大成的雜誌《血與薔薇》（血と薔薇）當中，就有許多充滿情慾意味的男性身體展演。如同該雜誌的文宣所言，這種情慾官能美學所帶來的政治性意涵在於，「所有階級、種族、文化上的對立都透過情慾表現而被解體、並且均等化(石田，2008，頁 121⁸)。」但是為何在男體上賦予政治意義呢？是由於受到以歐洲做為抵抗二次大戰後美帝強大影響的指標之風潮影響，因此寄託在歐風男性肉體上的情慾意涵，被認為不同於美式的性解放意義，而是在男體裡展現了男性知識分子、藝術家的哲學與精神。

然而進入 70 年代，隨著三島的去世，「男性以男性自身的肉體談論並表現政治」的風潮急速消退。其結果是，談論男體不再只是男性的特權，取而代之的，是女性開始成為能夠主動描繪男體的主體，也就是說，少女漫畫家開始用女性的觀點，以不同於三島由紀夫的方式，去談論她們理想中的男體。她們所描繪的，就是前面所述的纖細柔軟的美少年，以及美少年之間的「少年愛」。於是，歐風男體從男性主導的政治性象徵，轉變為女性建構幻想美學的對象，即

⁸ 筆者自譯。

為「少年愛」漫畫帶來的一大重要意義。(石田，2008)

此外，女性眼中的歐風美少年的性愛關係，尚有另一層意義。若將少年愛置於與周遭環境大異其趣的異國舞台，則一方面增強了少年愛的幻想色彩，一方面也讓讀者可以保有現實世界與幻想世界之間的距離，以便安心地享受作品中的幻想美學。並且，由於女性讀者無法介入「少年愛」的性愛關係之中，因此可以避免在閱讀異性戀的性愛作品時，同樣身為女性的自己，對於書中被當成性客體的女性角色，總是無法避免對號入座的危機感(上野，1998)。簡言之，對於「少年愛」的女性讀者而言，歐洲與少年愛這兩個元素，同樣發揮了「製造距離感」的效果，也因此少女漫畫中，開拓了一種新的幻想美學。

當時「少年愛」的作品雖然蔚為風潮，但早期仍受到以男性為主的出版社的強烈否定與打壓，並與之對抗了一段時間，終於在 70 年代尾聲，出現了諸如《JUNE》和《ALLAN》等以娛樂女性為宗旨而出版的少年愛雜誌。透過這股「耽美」風潮，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娛樂教養」的體系(石田，2008)。80 年代以後，又出現了另一波不同於原創「少年愛」的風潮。這個時期的作品，多半是挪用原作的設定或背景所描繪的二次創作，內容不再像「少年愛」時期那樣細緻、描寫主角之間的各種糾葛的愛恨情仇，而是充斥著性愛場面的描寫，品質也參差不齊。因此這時期的作品被戲稱為「沒高潮，沒起伏，沒意義(ヤマなし、オチなし、イミなし)」，取各句的日文字首組合而成的「やおい」(Yaoi)，就成了這個新類別的名稱。接著進入 90 年代之後，主打原創男男戀愛故事的漫畫單行本《ビーボーイコミックス》和雜誌《マガジン BE×BOY》的創刊，促成了「BL」這個新名詞的誕生。而隨著商業化與全球化的擴張，BL 超越了原本動漫畫或小說的領域，其觸角擴及至遊戲、CD 廣播劇、電影等產業，甚至在海外也廣受歡迎。

而在台灣，其實在日本漫畫解禁之前，「花之 24 年組」的漫畫家的作品，及其相關的二次創作作品，早就以盜版的方式被引進台灣。80 年代，更有漫畫雜誌開始介紹 BL 作品(楊曉菁，2005；葉原榮，2010)。日本漫畫解禁後，BL 作品終於正大光明的出現在各大書店和租書店裡，並且除了商業誌之外，同人誌也被引進台灣，BL 市場的版圖逐漸擴大。然而，BL 文本或商品被引進台灣，不代表整個 BL 文化體系也一起被引進。事實上，若檢視台灣的 BL 文化，會發現與作為其根基的幻想文化體系之間，是缺乏連結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台灣的 BL 文化，並無像日本那樣從耽美、幻想美學開始一脈相傳的根基，而是被片斷的置於台灣的社會脈絡之中。

隨著 BL 的輸入，不但刺激了台灣人的創作動機，也有許多漫畫迷意圖重現類似日本的 BL 文化，像同人誌販售會的舉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每次同人誌販售會，都會有許多業餘作家齊聚一堂，販賣自己繪製的同人誌作品。像這樣，從日本輸入的 BL 商業誌，與台灣人自行創作的同人誌，構成了台灣 BL 市場的主要部分。當然，台灣也有不少漫畫出版社推出台灣漫畫家自創的 BL 商業誌漫畫，但比起從日本輸入的商業誌，其規模仍然小很多。另一方面，台灣的 BL 小說市場，卻呈現著大相逕庭的面貌。由於台灣過去的「漫畫審查制度」的影響，使漫畫的發展受挫；但反觀言情小說不管是作家數量與產量，甚

至是出版社的數量，都遠高於本土漫畫。而 BL 在台灣逐漸發展的同時，言情小說市場也受其影響，因此，除了同人誌小說之外，亦可以看得到許多言情小說出版社，都相繼推出 BL 系列作品。

經過上述的歷史，BL 文化也在台灣逐漸發展起來。但是在台灣，並沒有能夠確實翻譯二次創作「やおい」的詞彙，因此包含原作與二次創作的「(擬似)男同性戀」作品，都被通稱為 BL。而台灣的 BL 相關學術研究當中，首篇以 BL 為主題的論文，為鍾瑞蘋(1999)的碩士論文《同性戀漫畫讀者之特性與使用動機之關聯性研究》。該論文當中，鍾瑞蘋認為所有與同志題材相關的漫畫都可被統稱為「同性戀漫畫(queer comic)」，但是張茵惠(2010)卻批判這樣的看法，她認為，不可把幻想中的 BL 與現實世界中的男同志一視同仁。此外，張茵惠也指出，在蕭湘文(2000)的論文裡，也與鍾瑞蘋同樣使用「queer comic」一詞來總稱 BL，然而她認為，將 BL 視為對社會中的既有性別秩序之抵抗，其看法過於樂觀。但另一方面，張茵惠也對於視 BL 完全不具任何社會反抗意義的伊斯特(2003)的看法提出批判。簡言之，張茵惠採取的立場是認為，的確可以將閱讀 BL 視為一種挑戰既有性別結構的實踐，但由於 BL 中所描繪的男男關係與男同志是處於不同次元的客體，因此不能對於閱讀 BL 所帶來的實質社會挑戰效果賦予過高的評價。

總體來看，台灣目前的 BL 研究，有很多都是在討論閱讀 BL 與挑戰社會性別秩序之間的關聯。這種解讀方式，與日本的 BL 研究大相逕庭。造成這種解讀差異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台灣在地缺乏培育漫畫的歷史，因此 BL 與其他日本漫畫一樣，都是作為片斷的作品被輸入進來的，但孕育出 BL 文化的「少年愛」與「耽美」等幻想根基，則並未隨著作品一起被引入。因此在台灣的 BL 文化，是以一種類似拼貼的方式，被建構於台灣的社會脈絡中，也因此產出了與日本不同的意義與解讀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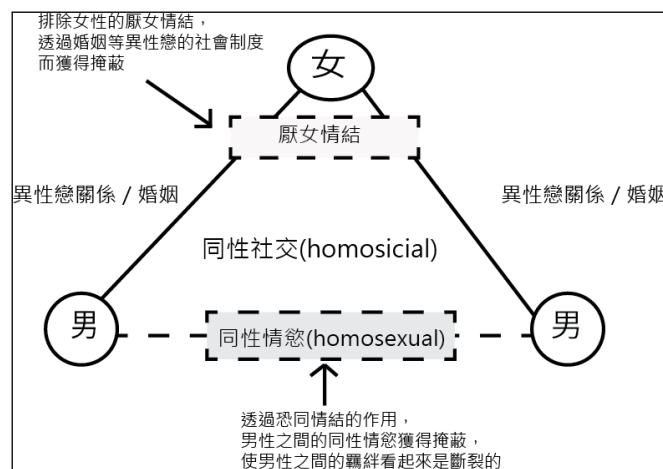
回顧了台灣的 BL 研究對於 BL 的看法，筆者採取與張茵惠接近的立場，即筆者亦認為應將 BL 視為一種妄想的產物，但閱讀 BL 究竟能帶來多少程度的實質社會反抗與效果，則有待商榷。然而本文的目的，並非探討 BL 與性別秩序之間的關係，而是試圖從 BL 文化最重要的元素「妄想」，去探討情慾建構的模式，因此與其把閱讀 BL 看成是挑戰既有性別秩序的行為，應先徹底解析腐女如何置身於這個社會結構之中，去建構「BL 妄想」，並藉由分析「BL 妄想」的架構，以探討這種特殊的妄想實踐，是否帶來什麼情慾建構上的創新意義。

4. 「BL 妄想」在台灣在建構與再生產

在了解 BL 文化在台灣概況後，接下來在這個章節裡，筆者將先釐清源自於日本的「BL 妄想」的構造，因此將引用日本學者東園子的研究，來進行分析。東園子(2009)根據 Sedgwick 的「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概念，去分析 BL 攻受關係的構成。首先，先簡單的對「同性社交」的概念進行說明。Sedgwick(2001)引用 René Girard 的慾望三角形的概念對男性的同性關係進行分析，她指出，男性的同性關係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並不如女性同性關係那樣親密，但實際上男性的同性關係，卻也是綿密相連的連續體。Sedgwick 將男性之間這種綿密而連

續的關係稱之為「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並舉了很多文學作品為例，說明當兩名男性為了競爭同一名女性、而形成由二男一女組成的三角形當中，身為情敵的兩位男性之間的同性關係，反而比兩位男性分別與女性所構成的異性戀關係來得緊密。而在這個三角形當中，恐同情節與厭女情節亦同時在作用著。一方面由於恐同情節，使男性們分別與女性發展異性戀關係，以便掩蔽可能存在於男性之間的同性慾望。同時，女性的存在卻又被視為可能破壞男性之間神聖而緊密的同性羈絆，因此為了加強男性之間的羈絆，必須將女性排除在外。但這並不意味著異性戀關係就應被截斷，相反的，維持異性戀關係不但可以掩蔽上述的恐同情節，同時也發揮了掩蔽厭女情節的效果（如圖 1）。

圖 1 「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概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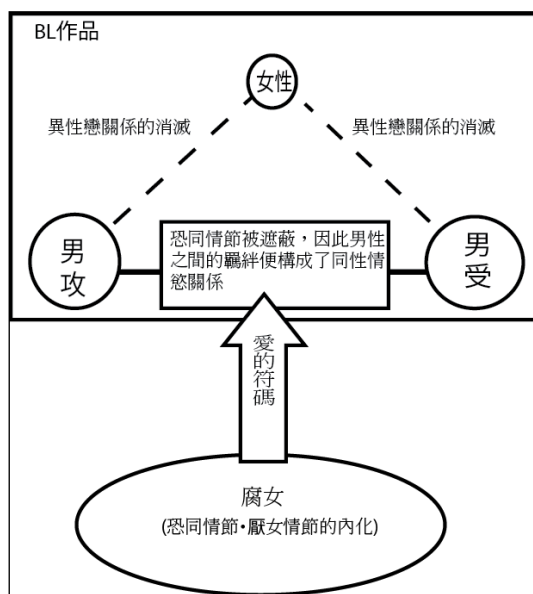


東園子(2009)引用上述概念分析 BL 的結構，她進一步指出，男男的同性情慾關係與同性社交關係之間，存在著看似斷裂、但其實非常隱晦的連續性，而這連續性正是構成 BL 攻受關係的重要條件。此外，東(2010)更進一步將研究焦點聚焦於以「原作⁹」的男男關係為基礎的二次創作「やおい」，將這種以「原作」中的人物關係圖為主要消費對象的模式稱之為「相關圖消費」，意即，把「原作」當中的男男關係抽出，並在這關係當中填入「愛的符碼」，如此一來，便能將「原作」中的男男關係解讀為 BL 特有的攻受戀愛關係，以享受其中的酸甜苦辣，而這就是所謂「やおい」的「相關圖消費」法則所帶來的醍醐味。

而台灣腐女消費從日本輸入的 BL 作品的同時，也學習了與作品一起被引進的「BL 妄想」的原則，並透過不斷的再生產，將 BL 文化在台灣持續建構下去。在此，筆者將結合 Sedgwick 與東園子的觀點，將台灣這種涵蓋所有(擬似)男同性戀情節的「BL 妄想」構造繪製成圖(如圖 2)。

⁹ 在這邊特別將「原作」加上引號，是為了表示並不侷限在文本作品，像是一般日常生活中見到的男男關係，或甚至是桌椅等無機物擬人化之後，也是可以解讀成 BL 的關係，因此這些都可以被當成「BL 妄想」的「原作」。

圖 2 BL 妄想架構圖



如圖 2 所示，原本可能存在於男性之間的同性情慾被恐同情節所遮蔽，而腐女正是把焦點放在這樣的男男關係上，並在其中填入愛的符碼，將其規定為攻受的戀愛關係；此外再加上排除擁有特定女性特質（例如軟弱、使用眼淚當武器、對男性諂媚等）的女角，或是排除與男角持有異性戀關係的女角，透過這一連串的程序，消除了原本遮蔽男性同性情慾的恐同情節，使腐女得以將男角之間的男性情誼解讀成同性情慾的攻受關係，進而去建構「BL 妄想」。

基於上述對於「BL 妄想」的分析，要進一步探討腐女的妄想實踐時，我們必須聚焦於腐女對男性情誼、或者說是男性之間的「羈絆」的解讀方式。訪談結果顯示，腐女的喜好與妄想模式雖然非常多元，但基本上，主體不介入妄想對象的攻受關係之間，並且盡量與妄想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去進行妄想，是大部分腐女的共通點。這邊所謂的「距離」有著兩種層次的意義。第一，是指能讓妄想自由發展的「安全距離」。不論是閱讀原創 BL 作品，或對 BL 以外的作品之男男關係進行「BL 妄想」的狀況，腐女不見得會把自己代入攻或受其中一方，而多半是如受訪者 A 所言，「腐女就是用旁觀的角度來看兩個男生的互動。」並且不只是看漫畫或小說的時候，像是看電影或電視劇，甚至是日常生活中，各種能看到男性情誼的場合，都盡可能的去觀察「攻受怎麼搞曖昧」(受訪者 B)，腐女們就是透過這種從旁觀察的過程，去將各種男性之間的同性情誼解讀成 BL 的攻受關係，實踐「BL 妄想」。

至於「距離」的另一層意義，則在對男男關係進行解讀的「BL 妄想」下特別顯著。我們可以先看看下面這個例子。對受訪者 L 來說，「他們不是真的同志，他們是快要那個怎樣，但是又什麼都還沒，但搞不好明天就……」的狀態之下的男性同性情誼，才會讓她覺得萌。接著 L 又繼續補充，「如果兩人都加入同志團體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當他們加入同志團體，我就不會再萌下去，就覺得距離感沒了。那就是身邊同志朋友的感覺。」也就是說，男同志情侶與 BL

是不同層次的，無法在男同志情侶身上建構 BL 式的妄想。東園子(2010)曾提到，正是因為男性之間的同性情慾(homosexual)和同性社交(homosocial)之間的連續性，使腐女所填入的「愛的符碼」產生效力，但筆者認為，反而應該去關注「愛的符碼」之所以能成立的前提；而這前提即為，男性之間的同性情慾(homosexual)和同性社交(homosocial)之間的連續性是被截斷，並且是有距離的。腐女正是基於將兩者之間原有的連續性被截斷而產生的距離，才能透過「BL 妄想」將這個距離填補起來，所以「BL 妄想」才得以成立。

基於上述的解釋，接下來要進一步探討的是，腐女如何從妄想獲得快感。「BL 妄想」的構成除了上述原理之外，亦包含攻和受的各種外表或個性的「萌元素」，以及表現在攻受關係中的理想戀愛關係或幸福的想像圖，也是一種很重要的「萌元素」。腐女透過「BL 妄想」，建構出由攻、受兩個美男子組成的相愛且互補的理想男男情侶關係，但這並不一定與現實世界的同志情侶關係一致，事實上，那是只存在於腐女妄想當中的、對於男性情慾關係的幻想形象。而所謂的理想戀愛關係當中，某些受到女性厭惡的女性特質，是受到排除的。由此可看出，其實腐女仍是內化了某種程度的恐同情節與厭女情節，將自己對理想戀愛關係的幻想投射在兩個理想的美男子所構成的關係當中，進而建構出如同烏托邦一般的「BL 妄想」。

腐女雖然在 BL 的攻受關係中看見她們對於戀愛關係的理想型，但她們基本上是帶著接近異性戀的觀點去看的。這乍看之下非常矛盾，但從這個矛盾點可以看出一個有趣的現象。攻受關係中所表現的，是一種穩定且封閉的理想關係，腐女絕對無法介入其中。而在傳統描繪異性戀關係的作品中，女角經常被描繪成慾望的對象，並只能處於消極被動的位置，因此透過觀看 BL，腐女可以避免強迫女性讀者對號入座的各種暗示。因此透過「BL 妄想」，腐女得以保有能夠主動且自由建構自我情慾的安全範圍（上野，2002）。

BL 攻受關係所表現的理想戀愛關係，還有另一層重要的意義。上野千鶴子(2002)引用吉本隆明稱之為「對幻想」的近代社會戀愛觀來分析腐女的慾望模式。所謂的「對幻想」，是一種「如果不能處於一段相愛且緊密的伴侶關係當中就是不健全」的強迫觀念，人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將之內化，因此人們無時無刻都在追求這種成雙成對、緊密相愛的關係。而腐女也不例外的內化了這樣的「對幻想」，但她們卻不願被困在不對等的異性戀關係當中。而前面提到表現在 BL 攻受關係當中理想的戀愛關係，指的就是「雖然異質卻平等」的成雙成對的理想關係（上野，2002）。因此腐女在閱讀 BL 時，會將作品中所描繪的攻受關係或相關情節，拿來與自己過去的經驗或是對於戀愛的理想相互參照，並且從中獲得共鳴，彷彿自己也體驗了理想戀愛關係一般，而擁有幸福的快感。在這個過程當中，主體透過對於理想戀愛關係的妄想而生產出愉悅的快感，是最重要的關鍵點。腐女一方面與妄想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一方面還要注意不要讓男男的同性情慾(homosexual)和同性社交(homosocial)之間產生連續性，而必須維持兩者之間的距離。於是以保持這兩種層次的「距離」作為前提，腐女才能透過「BL 妄想」，自由自在地建構自己對於理想戀愛的憧憬。她們從 BL 中的純愛情節，以及強烈相愛的攻受所形成的、超越異性戀的理想關係獲得共鳴，因此

所謂「萌」的幸福油然而生。就像受訪者 J 所說的，「看完之後可能會覺得談戀愛真好！」¹⁰不論主體的性向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閱讀 BL 這件事情都是超越主體本身的性向，而從 BL 裡描繪的戀愛關係或場景得到共鳴，彷彿自己也嘗到了理想戀愛的甜蜜一般。

根據以上的分析，筆者以「距離」這個關鍵為中心，解析了「BL 妄想」的架構。然而與動漫畫處於不同次元的情境，例如在現實世界中，對於就在眼前上演的男男互動所產生的妄想，或甚至當腐女也處於這互動關係當中時，「距離」這個元素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下個章節，將要將焦點放在「執事喫茶」的妄想實踐上，去解開這個問題。

5. 「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

5-1 作為妄想空間的「執事喫茶」的建構

在考察「執事喫茶」當中的妄想實踐之前，首先必須針對「執事喫茶」這樣的空間去進行說明。在此，筆者將以參與觀察的結果為基礎，將「執事喫茶」視為以某種特定的概念或設定為基礎的二次創作產物，並援引大塚英志(1989)及東浩紀(2001)等學者所提出的二次創作相關理論，來說明「執事喫茶」的構成要素與設定。

所謂二次創作，特別在以動漫為主的「御宅文化」當中，指的是根據原作去進行自我解讀、改寫的創作，前面提過，所謂「原作」並不限於文本作品，因此其二次創作的結果也不限於文本，舉凡同人誌、遊戲、甚至模型，都可被歸納在二次創作的範疇(東浩紀，2001)。關於二次創作如何被消費，大塚英志與東浩紀分別對不同的消費型態提出他們的看法。大塚英志(1989)提出了所謂的「故事消費論(物語消費論)」，意思是指讀者關注原作故事背後的舞台設定或整體世界觀，並以此為前提去進行二次創作的生產或消費。在「故事消費論」的模式底下，所謂原作者的舞台設定或世界觀這種抽象層次的東西(或者稱之為「巨型故事/大きな物語」)是無法被直接消費的，因此原作者只能將其世界觀切割成一個一個的小故事(小さな物語)，試圖以單篇作品的方式，將作者的世界觀傳達給讀者。於是，讀者便可以透過對於原著的消費，去拼湊出原作者的世界觀的全貌，並以此作為基礎，去進行更多的妄想或二次創作。

另一方面，東浩紀(2001)則提出另一種稱為「萌元素資料庫消費論(データベース消費論)」的消費方式。在這種模式之下，所謂舞台設定或世界觀這種「巨型故事」已不復存在，只剩下在故事中登場的各種角色屬性或其構成元素不斷累積。這些角色屬性或元素，不一定與原本故事的設定或世界觀有絕對的關連性，它們可以是完全獨立的存在。在這種狀況下，由於舞台設定或世界觀這種作者傳達給讀者的「巨型故事」已不存在，因此反而是讀者主動對角色屬性或元素去進行各種解讀。透過讀者積極的解讀，存在於各故事裡的各種支離破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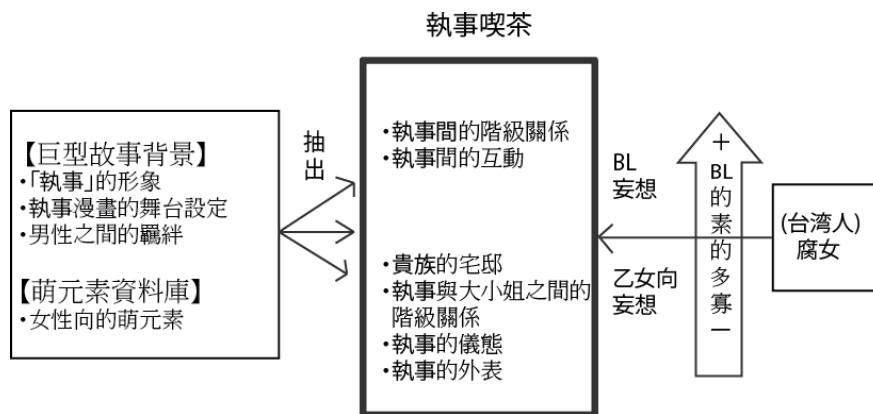
¹⁰ 實際訪談時，受訪者是中日文交雜，本句受訪者實際說的原文是「看完之後可能會覺得恋っていいな〜。」而這位受訪者 J，是本次受訪對象中唯一的性傾向為雙性戀的腐男子，他在訪談中表示，會區分用「腐」的眼光或用男同志的眼光去閱讀 BL 文本，前者就是一種旁觀者的角度去看攻受關係，後者則是將自己代入攻受關係當中，去感受攻受性愛所帶來的情慾刺激。

的角色設定或「萌元素」得以被抽出、並且累積起來，其結果形成一種非故事型態的大型資料庫，東浩紀稱之為「大型非物語（大きな非物語）」¹¹。因此，真正被挪用來做二次創作的材料，不是原著本身的設定或世界觀，而是資料庫當中的各種屬性與萌元素。

而進一步對「執事喫茶」的架構作解析，則可以看出，他是藉由各種元素與角色設定，去試圖呈現所謂「執事對待大小姐般的服務」這樣的想像，因此關於「執事喫茶」的基本設定，跟如何將其具象化的元素這兩個層面，都是構成「執事喫茶」的重要面向。

首先，先來看看日本「執事喫茶」的狀況。前面也曾提過，這間店並非特定以腐女的妄想模式為基礎而創立的，該店是以「宅女」對於「執事」這個特殊的僕役身分所抱持的想像作為基本設定，而該店所呈現的妄想，則是以「被當作大小姐一般的對待」為中心。為了將這樣的設定實現，除了必須在硬體裝潢、餐具挑選、菜單設計和服務流程中導入許多必要的萌元素之外，執事與消費者的雙向互動也構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由於「大小姐與執事的身分差異」是重要的角色設定，因此不只是對於執事在儀態、用詞、送餐服務等方面，有既定模式的展演要求，消費者認為自己必須做出符合大小姐身分的舉止，或穿著符合大小姐形象的服裝等，也是種不成文的默契。於是，根據二次創作的原理，以「執事與大小姐」的身分關係為基礎設定，再透過裝潢、特殊的服務流程設計，以及執事與顧客雙方的演技，建構出「執事喫茶」這個與現實區隔的妄想空間（如圖 3）。

圖 3 作為二次創作的「執事喫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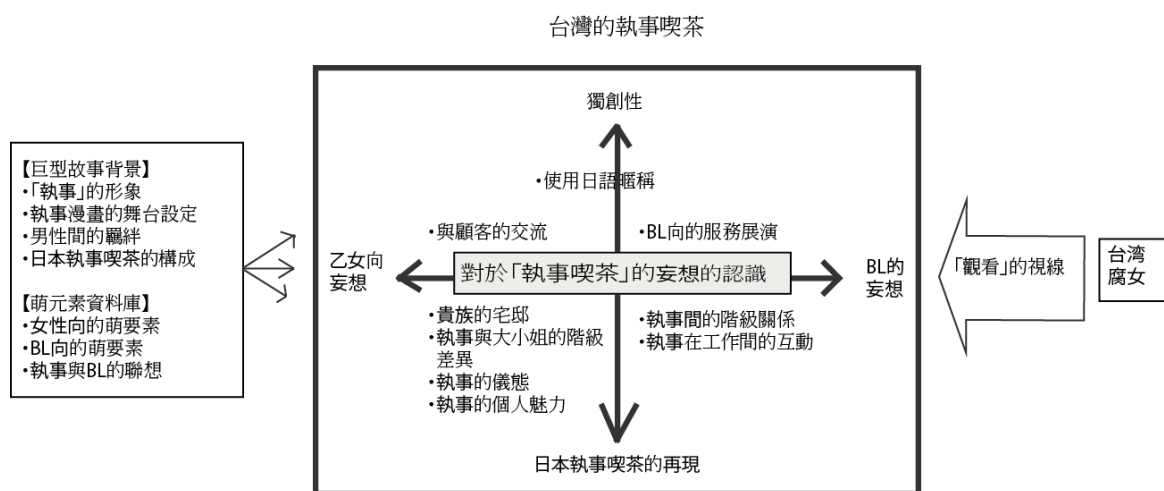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如圖 4 所示，台灣的「執事喫茶」在預約方式、服務流程的設計、以及執事的形象建構上，都可以看到參考日本「執事喫茶」的設計並將其再現的部分，但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到諸如執事的 BL 式互動，或是執事的日式姓名¹¹

¹¹ 雖然執事的概念是源自於歐洲，但日本執事不取歐風的西洋名，而是取日本名，根據筆者與受訪者聊的結果，推測可能是由於東方人的外型配上西洋名，會讓消費者無法融入執事的角色扮演。反觀台灣執事不取台灣名，而是透過取日本名的方式，一來可能是由於「執事喫茶」源自日本的關係，二來也是藉由日本這個地理位置與文化都較相近的異國意象，來製造與台灣這個現實世界區隔的妄想空間。因此筆者認為，這也可說是台灣「執事喫茶」的一項獨特性。

等獨創的特點。根據對於其中一名執事所進行的訪談，他表示台灣的「執事喫茶」在成立之時，其實並不像日本的「執事喫茶」，從企劃到開設為止，透過一段循序漸進的嚴密過程，而是僅由出資者與數名員工一起討論，經過數次的溝通而開店的；開店後到穩定成形，幾乎都是執事在工作的現場，靠著經驗累積，順應狀況逐漸調整而來的。此外，「執事喫茶」剛在台灣開設之時，剛好許多以執事為題材的作品被大量引進台灣¹²，在台灣腐女間形成一陣不小的風潮，因此部分台灣腐女對「執事喫茶」抱持著可以看到 BL 式互動的期待，也是可以想見的。而就在消費者的期待與執事的觀察之下，逐漸形成了「執事與消費者的友好關係」與「BL 式的互動」這兩大特色。

圖 4 台灣的「執事喫茶」



觀察日本和台灣兩邊的例子，可以發現「執事喫茶」的建構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必須盡可能的將「妄想的空間」做最完整的呈現。也就是說，為了使消費者能盡情享受妄想空間，必須與日常生活的情境做一定的切割。因為「執事喫茶」和本身就有既定設定的動漫故事不同，為了增強其設定的說服力，需要投入各式各樣的「實踐」。例如，日本的「執事喫茶」開設在地下一樓，透過鋪著紅毯的階梯，便製造出與地面上的現實世界截然不同的異世界的氣氛。此外，店內豪華的裝潢，以及扮演各種屬性的執事的演技和台詞，都是再現「執事喫茶」這個妄想空間的重要元素。而在台灣的「執事喫茶」，由於是由個人出資者出資，不像日本是有整個公司的經費在支援，因此無法像日本那樣，有足夠的成本去投入在高級的裝潢與硬體設施上。再加上中文本身並沒有能明確表現身分上下關係的敬語系統，因此光靠執事的台詞，所能製造出的身分差異是有限的。然而，儘管有諸多限制，仍能從一些小地方看出為了打造妄想空間所下的功夫。例如台灣的「執事喫茶」裡仍能看見歐風的家具擺設，此外執事都取日本風的名字，並且迎接和送客時都使用固定的日語台詞，透過這些實踐，試圖消除一點「台灣」的在地感，以製造出與日常生活有所區隔的妄想空間。

¹² 例如「黑執事」漫畫與動畫，與日劇「咩妹的完美執事」等。

本研究的受訪者並非全員都去過兩地的「執事喫茶」，但是透過網路上的資訊，就算只去過其中一國的「執事喫茶」，受訪者們也大致上都能掌握另一邊的情況。並且，全部的受訪者，都有將日本的「執事喫茶」視為「元祖」的共識。雖然受訪者們並非因此就否定台灣「執事喫茶」的價值，但從訪談可看出，受訪者對日本的「執事喫茶」抱持著憧憬，甚至是過度美化的印象。

5-2 「執事喫茶」的妄想實踐與情慾

前面已經說明了構成「執事喫茶」的各種基本設定和妄想元素，至於怎樣去對這些元素進行解讀，則是消費者個人的自由。如圖 3、圖 4 所示，消費者可選擇接受以「大小姐與執事的上下關係」為基礎的「乙女系妄想」，也可以選擇將執事們的關係解讀成 BL 配對，去進行「BL 妄想」。為了呈現「乙女系妄想」的元素，執事們在對大小姐進行貼身服務的同時，卻又不會過份靠近，去冒犯大小姐的身分，因此透過這絕妙的距離感，製造出「大小姐與執事」之間的身分關係，並引發消費者的「乙女系妄想」。例如受訪者 A 就多次在訪談中表示，「從正後方送菜，那真是（令人）臉紅心跳」，從這裡即可看出，執事雖然與消費者做近距離的接觸，但那也只是一種既定服務方式的展演，而這種近距離的接觸雖然只是點到為止，卻反而更能引發消費者「臉紅心跳」的感覺。

除此之外，由於執事無微不至的服務與演技，讓女性消費者得以品嚐差遣男性執事、使執事為自己鞠躬盡瘁的快感，使得男尊女卑的性別體制，在那個特殊的情境下，得以暫時逆轉。例如受訪者 C 在日本的「執事喫茶」的體驗：「我們那次去的時候，送出來的時候有外套，我們進去的時候他是放櫥櫃，出來的時候他幫你穿上去，他一開始會幫拿包包，等你穿好然後恭送你回家。」從入店的那一刻開始到結束消費為止，整個過程都可以感受到執事無微不至的服務。另外，由於日本的「執事喫茶」中，有一項服務，是可以搖鈴請執事過來幫忙倒茶，針對這點，受訪者 B 表示，「我其實也可以倒茶，也不是沒有手。我會覺得怎麼會讓人家服務到這種地步。」透過上述的方式，女性消費者得以從這種以「大小姐與執事」的身分關係為基礎的擬似異性戀關係中，體驗到男尊女卑的既有秩序被反轉時所帶來的優越感與愉悅。

另一方面，腐女消費者也可以在享受服務的過程中，去觀察執事們看似親密的互動，並將其往 BL 的方向去解讀。例如，在日本的「執事喫茶」中，執事當中還區分管家(steward)、男僕(footman)等階級，執事間的階級關係對腐女來說，就是一個萌點。但另一方面，雖然執事之間有階級區分，但他們都是為大小姐而服務的存在，因此從這點來看，其實執事之間的關係，又是平等而緊密的。例如受訪者 P 的觀察，「例如說他們在拿杯子，因為杯子都是在一樣的地方，他們有個櫃子是放杯子，例如他們會去放杯子拿杯子的時候，他們就會講話，就兩個人會偷偷的講話，或者是有那個感覺比較新進的執事，就會問一些事情，例如這要怎麼弄之類的，然後另外一個人就示範給他看。」腐女之所以能將這樣的場景做 BL 的解讀，是因為透過對大小姐的服務所形成的擬似異性戀關係，使執事間的同性情慾(homosexual)和同性社交(homosocial)之間的連續性獲得掩蔽，並且呈現被截斷的不連續狀態；而腐女透過「BL 妄想」，便可將

這被遮蔽且斷裂的連續性補完，將執事們的關係解讀成「異質卻平等」的 BL 配對，從中品嚐萌的滋味。

而在這樣的妄想空間當中，台灣腐女們根據過往接觸 BL 的經驗，學習累積「BL 教養」的程度，得以主動地在「乙女系妄想」或「BL 妄想」兩種模式中做自由切換。若比較腐女的經歷，或對 BL 涉入的程度，就能清楚的看出，「BL 教養」的程度與妄想模式的切換之間的關係。例如受訪者 A，她的興趣以乙女系遊戲¹³和聲優為主，雖然從大學時代開始接觸 BL，但她對於有性愛描寫的作品，仍不太能接受。反之，受訪者 P，則是從國高中就開始閱讀翻譯版的日本耽美小說，現在她常利用業餘的時間撰寫以「niconico 歌手¹⁴」為主角的 BL 衍生小說。又或者像受訪者 K，她在訪談時提到，在日常生活中，會把周遭的物品擬人化，並把它們妄想成 BL 的配對。比起 A，K 與 P 兩位受訪者對 BL 的攝入程度較深，對 BL 的接受度也比 A 高很多，因此相較於 A，K、P 兩人對於「BL 教養」的內化較為全面。也因此，「BL 教養」的累積越深厚，就越能敏銳地察覺任何能做 BL 解讀的萌元素或蛛絲馬跡，去建構「BL 妄想」。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受訪者 A 主要是享受與執事的擬似異性戀關係所帶來的心動感，並從中建構「乙女系妄想」。但反觀 K 與 P，則是一邊享受與執事的交流或互動，一邊觀察執事之間的關係，偷偷在心裡自由切換「乙女系」或「BL」的妄想模式。更極端的例子是受訪者 C，若參考本論文最後的受訪者基本資料表則可發現，受訪者 C 是完全不看 BL，只接受乙女向的類型，因此她表示並不會去觀察執事們互動，而純粹是體驗「被當成大小姐服務」的感覺。

前面曾提及，台灣的「執事喫茶」跟日本最顯著的差異，就是執事與消費者之間友好關係的「乙女向表現」，以及執事間 BL 式互動的「腐女向表現」。但是訪談的結果顯示，對於這兩種表現方式，受訪者的意見和觀感非常兩極。關於前者，部分受訪者表示，與執事建立起的友好關係，能讓她們感到「療癒」，並且進而進行與執事發展出擬似戀愛關係的「乙女系妄想」。但同時也有部分受訪者認為「執事喫茶」的基本設定應該是要表現大小姐與執事的身分差異，因此她們表示，顧客與執事之間的距離太貼近，甚至建立過於友好關係，就無法呈現大小姐與執事的身分差異，反而破壞了她們的期待，因此無法對這種「乙女向」的表現方式產生共鳴。

¹³ 所謂的乙女系遊戲，是指「為身為乙女／少女（就算實際年齡已並非少女）的玩家所設計的遊戲」、或是「主角設定為 10 幾歲的少女的遊戲」。1994 年光榮（コーエー）開發設計的遊戲「アンジェリーク」（安琪莉可）就是乙女系遊戲的第一個代表作。其他有名的代表作，如「遙かなる時空の中でシリーズ」（遙久時空）、「ときめきメモリアル Girl's Side シリーズ」（純愛手札女生版）等等。一般認為「乙女系」作為一個獨立的體系發展起來的重要起點，是 2002 年發售的「ときめきメモリアル Girl's Side シリーズ」（純愛手札女生版）。此後專為女性設計的乙女系遊戲，獲得了廣大的市占率，也開始衍生出 BL 導向的遊戲。

<http://ja.wikipedia.org/wiki/%E4%B9%99%E5%A5%B3%E3%82%B2%E3%83%BC%E3%83%A0>（2011/02/23 閱覽）

¹⁴ 「niconico 歌手」的日文原文為「ニコニコ歌い手」，指的是在「niconico 動畫」網站上，投稿自己唱歌的影片（歌ってみた動画）的業餘歌手。在該網站上，為了區別職業歌手與業餘歌手，因此將前者稱為「歌手」，後者稱為「歌い手」以做區分。

<http://dic.nicovideo.jp/a/%E6%AD%8C%E3%81%84%E6%89%8B/>（2012/08/16 閱覽）

另一方面，執事與女性消費者間的擬似異性戀關係，也會對主體建構「BL 妄想」時產生負面的影響。由於建構「BL 妄想」的重要前提即為，主體必須保持與妄想對象切割的距離，因此當執事與消費者的距離太過接近時，主體就無法確保建構「BL 妄想」的安全距離，因此任何可能妨礙「BL 妄想」建構的異性戀關係，都是應該被排除在外的。除此之外，也有受訪者表示，執事刻意營造出的 BL 式互動過於「不自然」，因此反而讓破壞了她們的「BL 妄想」。例如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N 均表示，該店既然名為「執事喫茶」而非「BL 喫茶」，那麼就不應該以執事之間的 BL 式互動來當作主要賣點¹⁵，至於消費者對於執事之間的「BL 妄想」，只不過是類似二次創作的產物罷了。因此為了建構妄想中的 BL 關係，男男之間的同性情慾(homosexual)和同性社交(homosocial)之間隱晦的連續性，是必須被截斷的，否則腐女將無法發揮「BL 妄想」去填補兩者之間的距離，當然也就無法享受「BL 妄想」所帶來的歡愉。

訪談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受訪者對於台灣「執事喫茶」中的「乙女系妄想」和「BL 妄想」的呈現方式無法產生共鳴，而曾去過兩地「執事喫茶」的幾位受訪者均表示，深刻地感受到，這兩邊對於「距離」的表現方式大相逕庭。從上述結果可看出，特別是在建構「BL 妄想」時，主體需要隨時調整自己與妄想對象之間的「距離」。因此比較「執事喫茶」裡的妄想實踐，與閱讀 BL 文本時的妄想實踐，即能看出「距離」在建構「BL 妄想」上的重要性，亦能看出腐女建構情慾方式上差異。由於文本中的 BL 配對，對腐女來說，是完全處於異次元的他者，因此腐女得以與妄想對象保持適當的距離，並握有操作妄想的主控權。但是在「執事喫茶」，腐女與執事は處於同一空間，主體和執事之間的關係，以及執事彼此之間的關係，是會隨時改變的。特別像是台灣的「執事喫茶」，當執事刻意做出 BL 式的互動時，對腐女來說，原本應該處於被動狀態的妄想對象，突然表現出展演妄想的主動性，腐女就喪失了操控妄想的完全主導性了。筆者將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主體握有建構妄想主控權的重要性。先看看受訪者 N 的經驗：

「我記得有一個橋段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強調好奇怪喔，比如說 A 來幫我們坐桌邊服務，可能來上餐或幹嘛，因為都還沒有很熟悉，所以動作有一點生澀，B 剛好服務完隔壁桌就就走過來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呢？就抬起他的下巴，你知道這樣大小姐們會生氣嘛？靠超近的，隔壁桌的國中女生好開心，我就.....。我想說我不是花錢來看妳們賣萌的啊!!我是來吃飯的啊!!氣死我。(筆者：如果他們的互動是比較不經意的...)沒有它那個是故意的，我覺得如果是不經意的就算了，它那個太故意。」(受訪者 N)

另一個例子是受訪者 F 的經驗：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就是這個很有趣。好像是因為除了我們這幾桌，當

¹⁵ 例如開設於秋葉原的「BL bar」，就是一個以 BL 的角色設定與表演做為賣點的小酒吧。消費者只要點其中名為「BL shaker」的調酒，即可指定任意兩位店員分別扮演攻與受的角色，並依照消費者指定的性愛姿勢與情境，在消費者面前，一邊搖調酒杯，一邊演出。

然也有別桌，別桌的大小姐在上廁所，我忘記是 XX 還是 00，然後有人在問問題，正在聊得很開心的時候，那個大小姐出來了，大小姐出來的原則就是要幫他擦手，但是他在跟我們聊天，我們就坐在廁所的旁邊，當時好像是 XX 在聊天，00 就一把過去，奪走他手上的毛巾，衝過去幫那個大小姐擦手，還有點責備的看了他一眼，我覺得好有趣！」(受訪者 F)

這兩個場景，一樣都是其中一名執事責備犯錯執事的場面，但表現指責的方式不同，消費者的感受也大相逕庭。受訪者 N 認為執事刻意做出的 BL 式互動，並不是她預期想看到的表現方式，因此感到不滿。反觀受訪者 F 的經驗，她之所以會覺得當下的場景很有趣，是因為那樣的表現方式，讓她仍保有自由解讀的空間。因此以上兩個例子告訴我們，腐女為了建構「BL 妄想」，必須對於執事的刻意表現做出批判，並且反而將注意力放在執事的不經意的互動上，以便從中找出萌點。也就是說，除了腐女與妄想對象之間的距離是需要調整的之外，就連作為妄想對象的男男之間的距離，也是必須調整的。因此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腐女在建構「BL 妄想」的過程中，必須隨時在各種狀況下調整各種「距離」，才能從中品嚐到「BL 妄想」所帶來的快感。

6.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為例，分析了台灣腐女如何透過「BL 妄想」的實踐來建構情慾的方式。建構「BL 妄想」的基礎，在於切斷男男之間的同性情慾(homosexual)和同性社交(homosocial)之間隱晦連續性的「距離」，並且腐女為了能自由的解讀男性關係、自由建構「BL 妄想」，必須保持不與妄想對象產生異性戀關係的安全距離。對腐女而言，「BL 妄想」最重要的是，透過這種刻意不與妄想對象發生關係的型態，腐女可以將各種萌元素自由的在腦海裡進行編輯與解讀，並且從中建構愉悅的快感。由於主體並不會與妄想對象發生接觸，因此只要能確保建構妄想的距離，主體便可透過不斷的編輯與解讀，讓快感無限的延伸、膨脹下去。這樣的快感，並不侷限於性快感，也不一定非與妄想對象發生接觸不可，更無須把自己代入文本當中，去對號入座。這種快感的根源，其實是對於「理想戀愛關係」的共鳴，並且正因為腐女保有與妄想對象做切割的距離，才能有意識並主動的在妄想與自己的經驗或理想之間來回往返，從中建構想像中的幸福感。而筆者認為，這就是從「BL 妄想」中所看出的情慾建構方式。

本研究與其他 BL 研究不同之處，在於將「執事喫茶」當中的妄想實踐當作分析對象，並從中看出「妄想」這個行為本身的嶄新面向。在「執事喫茶」這個特定的空間、以及在當中消費的特定時間中，主體（腐女）與妄想對象（執事）之間，或多或少，都必然發生（擬似異性戀）關係。在這樣「乙女向妄想」與「BL 妄想」等諸多元素共存的時空下，腐女勢必得去思考如何建構什麼樣的妄想，因此如何調整自己與妄想對象之間的關係與距離，就顯得非常重要了。這樣的過程，是非常動態的，並且如何品嚐妄想帶來的快感與歡愉，取決於主體決定將自己置於怎樣的位置。這樣的妄想方式，並非主體單方面握有完全的主控權，

而是主體在與妄想對象互動的過程中，隨時調整距離，所產生的全新的情慾建構型態。而腐女在「執事喫茶」裡的妄想實踐，並不特別需要透過與同好分享，才能將快感與歡愉無限延伸，這點是與其他場合的「BL 妄想」很大的不同。東園子(2010)認為，腐女作為完全的旁觀者，透過與同好共同分享、或交換對於男男關係的妄想，形成所謂「女性的同性社交關係（女性のホモソーシャルイティ）」，但是在「執事喫茶」當中的妄想實踐，雖然也是有著與同好一起分享快感與歡愉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腐女如何在各自與妄想對象的距離或關係不斷變化之中，一邊調整自己與妄想對象的相互關係，一邊主動建構妄想，這樣動態的過程，才是「執事喫茶」的妄想實踐中最重要的面向。

如前所述，雖然目前大部分的台灣 BL 研究傾向將 BL 視為挑戰強制性異性戀規範的實踐，但本研究所採取的觀點稍有不同，透過考察台灣腐女在「執事喫茶」的妄想實踐，我們看到了較為複雜的情慾建構與實踐型態。此外，從訪談結果可以看出，在「執事喫茶」的妄想實踐經驗當中，其實潛藏了對於「執事喫茶源於日本」的背景認知，因此腐女們對於日本的各種憧憬或想像，其實也都同時在運作著。於是在「台灣」與「日本」，以及腐女與執事的相對關係等諸多元素的相互作用之下，腐女一邊調整自己的位置，也調整自己與對象之間的距離、關係，去實踐她們的妄想建構。在這樣的過程中並存的各種元素，都使腐女在「執事喫茶」中的妄想實踐與情慾建構，變得更為動態且複雜。

基於上述對於「執事喫茶」妄想實踐的分析所得到的結論是，透過「距離」的調整所建構的「BL 妄想」，是一種非接觸性、非自我代入的情慾建構方式與實踐型態；透過這過程所建構的，是對於幸福戀愛的聯想、但與性快感不一定直接產生關連的愉悅。而站在本文的結論之上，進一步去研究潛藏在「BL 妄想」背後的台灣腐女對於日本文化所抱持的憧憬、渴求、興奮、歡愉等複雜的感情是如何作用，並以此為出發點，擴大去探討，經過漫長政治歷史變遷而釀成的當代台灣社會脈絡下，表現在各種不同對象或情境中相似而複雜的對日感情之建構，及其與情慾建構型態之間的關聯性，則是今後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日文文獻（按五十音排序）

- 東園子（2009）「女性のホモソーシャルな欲望の行方——二次創作〈やおい〉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大野道邦・小川伸彦編集『文化の社会学：記憶・メディア・身体』文理閣, pp.263-280。
- （2010）「妄想の共同体——〈やおい〉コミュニティにおける恋愛コードの機能」東浩紀・北田暁大編集『思想地図 vol.5 特集・社会の批評』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pp.249-274。
- 東浩紀（2001）『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オタクから見た日本社会』講談社。
- イヴ・K・セジウィック（2001）『男同士の絆——イギリス文学とホモソーシャルな欲望』上原早苗・亀澤美由紀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Eve Kosofsky Sedgwick（1985）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石田美紀 (2008) 『密やかな教育—“やおい・ボーイズラブ”前史』 洛北出版。

上野千鶴子 (2002) 『発情装置』 筑摩書房。

大塚英志 (1989) 『定本 物語消費論』 角川書店。

榊原史保美 (1998) 『やおい幻論』 夏目書房。

杉浦由美子 (2006) 『腐女子化する世界—東池袋のオタク女子たち』。中公新書ラクレ。

水間碧 (2005) 『隠喩としての少年愛』 創元社。

米沢嘉博 (1980) 『戦後少女マンガ史』 新評社。

李衣雲 (2002) 「台湾漫画が文化の場に占める位置の転換」『東京大学社会情報研究所紀要』 (62) , pp.191-216 。

—— (2005) 「実像と虚像の衝突——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再上昇の意味、1945-1949——」『東京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環紀要 情報学研究』 (69) , pp.137-159。

—— (2010) 「解析「哈日現象」：歴史・記憶與大眾文化」『思想』 (14) , pp. 99-110。

中文文獻 (按筆畫排序)

周文鵬 (2007) 『臺灣漫畫審查現象及其對國內漫畫發展影響之研究』,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張茵惠 (2007) 『薔薇纏繞十字：BL 閱聽人文化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原榮 (2010) 『王子的國度：台灣 BL (Boy's Love) 漫畫迷的行爲特質與愉悅經驗之研究』,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曉菁 (2005) 『台灣 BL 衍生「迷」探索』,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瑞蘋 (1999) 『同性戀漫畫讀者之特性與使用動機之關聯性研究』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湘文 (2000) 「閱讀同性戀漫畫與性認同之關聯性研究」, 民意研究季刊, 212 期, 4 月, 頁 89-111。

附錄：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職業	執事喫茶 經驗有無	日語 能力 ¹⁶	腐女/乙女 經歷	興趣領域	二次 創作 ¹⁷
	性傾向							
A	女 異性戀	25~29	在日打工度 假一年。現 已回台。	日本○ 台灣○	○	大二開始， 約 8 年。	聲優、假面騎 士、乙女遊戲	消費
B	女 異性戀	20~24	日本留學中	日本○ 台灣×	○	國二開始， 約 10 年。	動漫、歷史人 物、男男 A 片男 優	消費、創 作（漫畫 或小說）
C	女 異性戀	25~29	在日留學 生。現已回 台。	日本○ 台灣×	○	小學開始看少 年漫畫，後轉 向乙女遊戲。	乙女遊戲（無法 接受 BL）	消費
D	女 異性戀	20~24	日本留學中	日本○ 台灣×	○	小學開始， 10 年以上。	動漫、藝人、 Vocaloid ¹⁸ 角色	消費、創 作（漫畫 或小說）
E	女 異性戀	20~24	來日本交換 一年，現已 回台。	日本○ 台灣○	○	高中開始，約 8 年。一開始 抗拒 BL。	聲優、漫畫、小 說	消費、創 作（小說）
F	女 異性戀	未滿 20	上班族	日本×	×	小學時偶然接 觸到 BL，高二 才開始著迷。	小說	消費
G	女 異性戀	20~24	大學生	日本×	×	小六時從 BL 小說入門	小說、漫畫	消費
H	女 異性戀	20~24	大學生	日本○ 台灣×	△	國中開始， 約 8 年。	小說、漫畫	消費
I	女 女同志	20~24	大學生	日本×	△	大學開始，約 1 年，正值大 量探索期。	動漫、遊戲	消費
J	男	20~24	大學生	日本×	○	大一、二時開	動漫、遊戲	消費

¹⁶ ○代表流利，△代表尚可，×代表不會。

¹⁷ 這裡指的是參與二次創作的消費或創作的經驗。

¹⁸ Vocaloid 指的是 YAMAHA 所開發的聲音合成技術、及其應用產品的總稱。使用者只要輸入旋律和歌詞，搭配程式原本採集的人聲，就能譜成有人聲配唱的歌曲。專為電腦使用者所設計的套裝程式，多半是該公司個別與 YAMAHA 簽約，並採集人聲，製作獨立的人聲資料庫，再與 YAMAHA 的軟體結合，製作出獨立的程式以進行販賣。此外，Vocaloid 也泛指這類程式的應用製品中所設定的人聲歌手角色，例如 MEIKO、初音ミク、鏡音リン・鏡音レン、KAITO 等。 <http://ja.wikipedia.org/wiki/VOCALOID> （2011/02/27 閱覽）

	雙性戀			台灣○		始，約 5 年。		
K	女 異性戀	25~29	受訪時待業 中	日本○ 台灣×	△	高中開始， 10 年以上。	視覺系樂團	消費、創 作（小說）
L	女 雙性戀	25~29	在美留學的 博士生	日本○ 台灣×	○	高中開始， 10 年以上。	動漫、傑尼斯偶 像團體	消費
M	女 異性戀	25~29	上班族 帛琉出身	日本× 台灣○	△	大學開始， 10 年以上。	動漫、niconico 歌手	消費
N	女 異性戀	25~29	上班族	日本× 台灣○	○	國中開始， 10 年以上。	動漫	消費
O	女 異性戀	20~24	上班族	日本× 台灣○	△	高一開始， 10 年以上。	動漫、小說	消費
P	女 異性愛	25~29	上班族	日本○ 台灣○	○	國一開始， 10 年以上。	漫畫、小說、 niconico 歌手	消費·創 作（小說）
Q	男（執 事）	20~24	台灣碩士生	日本× 台灣○	○	對 BL 沒特別 興趣。	一般向動漫	不明